

小說 第二名 段佩妤 筆名/ Duan  
個人簡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目前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  
曾獲桃城文學獎、奇萊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

---

## 幕之內一拳

走在走廊上，我數著日子，事發到今天，已經過了兩個禮拜。除了相關人物，學校裡沒幾個人發現事態異常，偶爾有提出疑問的人，但都十分樂於接受容易消化的答案。就連當事人孫浩偉臉上的傷也逐漸好起來，像個沒事人一樣，又在操場上打滾。

時間一拉長，整件事異常清晰起來，在我看來，反而產生一種不真實的荒謬感，也許因為我是一個旁觀者，始終沒有參與其中的關係。但是旁觀也有旁觀的價值，如果是推理小說，我就是相關證人，因此，我做了許多筆錄，大多是跟老師報告我對孫浩偉的長期觀察心得，一起探究他的行為動機。這幾天，我已經非常習慣被叫到老師辦公室。讓我不爽的是，為什麼我比當事人更常被找來問話？進到辦公室，除了班導玲子，還有數學老師沒下班，玲子正在批改作業。沒有打擾她，我自動在會議桌那邊坐下，我已經十分熟悉「一起關心浩偉」的會議流程。

上個星期，校方將事情處理掉之後，玲子第一次單獨找我問話，她看著我的眼睛說：「郁祥，事情雖然已經告一段落，但是老師還是想知道一些細節。」顯然她並不同意學校的處理方式，也不相信浩偉的回答，「浩偉一定還有說些什麼吧？」我知道她在考慮要不要用更強硬的語氣問我，多虧我媽，我已經太熟悉這種情況，這種時候沉默就對了，最好稍微低下頭來博取同情。很快的，她收回那越來越強硬的態度，起身幫我拿了水和零食，從急轉的態度我看得出來她有點內疚，想做點什麼好挽回她一貫溫柔和耐心的形象。她走到飲水機旁，我看著她腳上那雙過大的絨毛拖鞋，玲子的腳踝蒼白消瘦的可憐。

每一次跟老師對話前，我都會重新細想那天的情況。也許盡責的證人就該如此，努力把話說得恰如其分，要是太少便無法協助警方想像推敲，太多又失了客觀性，容易模糊焦點。

事情是這樣的，事發那天傍晚，孫浩偉翻進我家後院，爬進我房間的陽台，他一如既往拍打落地窗。我拉開窗簾一看，他右眉骨瘀青發紫，右眼腫到睜不開，人中滿是乾掉的血痕，鼻孔裡還有沒乾的血漬。我心想，這一次學長手勁也太大，被揍到連他媽都認不出來了。我也一如既往默默打開落地窗，沒有過問他的鼻青臉腫。他進到我的房間，我看著血滴隨著他亦步亦趨地弄髒我房間的地板，我跟在他身後，用黑色襪子把血漬一一抹掉。他身上拳擊社的藍色社服已經被沾染成黑青色，他戴著拳擊手套，徒勞的對我桌上的衛生紙揮拳，我從衣櫃裡拿出毛巾往他臉上丟。他朝臉上胡亂抹了一把後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沉默了十秒後，他說：「我說要放火……你還記得吧？」他的聲音在顫抖，不知道是疼痛襲來的後勁還是腎上腺素還沒消退。他的後牙根咬得緊緊的，也許口腔出血了。幾天前的晚上，他在電話上說：我現在要去放火燒了拳擊室。

事情就是從這裡開始的。這樣的開頭，我怎麼說得出口？尤其是這兩天，我發現玲子的白頭髮像日本鬼娃娃般瘋狂生長。玲子還沒結婚呢。這麼想也許很傲慢，但有些事，大人還是不要知道比較好。

我不確定當時聽到他這麼說的時候，我在想什麼。大概什麼想法也沒有吧。首先，拳擊室、學校甚至任何地方燒成一團火球，對我來說，大概不怎麼重要，對我爸媽也不重要，反正他們早就想把我送到隔壁鄉的私立中學。在我連續三個學期拿到全校第一名之後，我爸懷疑這間學校的素質不值得拿來做參考，顯然我哥在私校拿到全校第一名比較值錢，畢竟那裡的學費是這裡的兩倍。再說，根據

我長達六年的觀察，要說孫浩偉這個人有什麼可取之處，那就是他言出必行，所以試圖阻止他也是白費力氣。我只叫他小心一點，便掛上電話。那天晚上我夢見火焰圍著我房間的天花板往下延燒。隔天當我倆站在校門口，看著完好無缺的學校時，不等我問，他先開口了：「後來我媽叫我去買米酒。」我知道他在唬爛，但是我也沒多問。原來，那天晚上，他真的去了拳擊室。

我還來不及阻止他，他已經把白色的毛巾塞進出血的鼻孔裡，「我在我家車庫灌汽油桶的時候，不蓋你，拳擊室在我眼前亮了起來，像電影的回憶畫面，一清二楚。垂吊在角落的沙袋：五個；搖搖晃晃的木頭置物架：三層；破爛的拳擊手套：二十個；生鏽的置物櫃裡面有臭衣服一堆、爛球鞋十隻、破毛巾數不清；拳擊室正中央的擂台圍繩：四個邊。媽啊……我還想我一定要在擂台完全燒起來之前在上面揮個幾拳，超帥，連漫畫也沒有的大場面。」

所謂細節成就唬爛啊，他從以前就十分在意細節。

國小三年級的時候，我媽轉任 G 小學的校長，所以我被迫跟著轉去 G 小學。那時候，我認識了孫浩偉，他長得白淨瘦小，一頭茂密黑髮，過長的瀏海遮住他的眉毛，陰鬱壓在他的肩頭上。我被安排坐在他右邊，操場景觀第一排，我們是班上最矮小的男生。隨著年級增長，我慢慢坐到後排，而他還在前三排徘徊無法後退。他記得每一個嘲笑過他的人，學期末的時候他曾經數給我聽：「班長叫我小矮子十五次；副班長拍我頭八次；學藝股長壓我肩膀六次；衛生股長叫我娘砲十次；老師叫我小可愛兩次。」

「下學期幹部就換人了欸。」我說。

「沒差，我記得誰是誰。」事實上他的記憶力的確很好，雖然我不知道用在那種地方幹嘛。

鼻血吞噬純白毛巾的一角後，終於有停止的趨勢。我從他失焦的眼神判斷，

他正在腦震盪的餘波上。我目測他的腦袋被打中了五六次，我向他的腦袋提出問題：「你還記得六年級上學期的副班長嗎？」

「幹，是罵我十二次娘砲的蕭志坤……先不要插嘴啦。」

他說他把腳踏車插進學校後門的灌木叢裡，把汽油桶扔過去之後，翻牆進入校園。夜晚的教學大樓巨大陰森，他的影子渺小淒涼，他說他在樓梯口猶豫了，因為想起那個十三層階梯的校園傳說，但是他隨即想到，等一下地下室燒起來，連鬼都該跑了，「更重要的是，這時候回頭就輸了。」瞬間的膽怯被他留在走廊上，他提起汽油桶，繼續向地下室的拳擊室前進。

孫浩偉就是這樣，很認真看待自己的弱，近乎偏執的計較自己的弱。他無法與它共處，無法試著妥協，無法假裝沒看見，拚個你死我活，搞到玉石俱焚，才是他的解決之道，不管卑鄙與否，他都想要一把火燒了自己的軟弱，即使它顯然會不斷在灰燼裡重生，他還是會不厭其煩的再次撲上去，試圖擊倒它。他不明白，強跟弱是相對論，不是像少年漫畫的主角那樣，被打倒再站起來就能變成絕對的強者。站在地下室的樓梯口，他望向走廊盡頭的拳擊室，沒有料到的是，裡面的燈亮著。

「到底為什麼要燒拳擊室？」我遞給他冰袋。

為了上有拳擊社的國中，孫浩偉央求他媽幫他轉學，他的藉口是：我想跟張郁祥一起上國中。雖然加入拳擊社後，一天到晚只是幫學長穩住沙袋，坐在旁邊看學長練習，沒有得到什麼扎實的訓練，但他也算甘之如飴。因此，我沒想到他居然會想一把火燒了拳擊室。冰袋覆蓋在眉骨上，他整張臉皺成一團，他接著說：「嘲笑我的身高：二十五次；練習時故意亂打：十次；沒有道理的使喚：十八次；對我的身體開玩笑：八次；冷嘲熱諷：每次。」他沒有算因為反抗學長的命令而被打得鼻青臉腫的次數，加上今天大概有十五次吧。每次臉上有明顯傷痕的時候，他就會躲在我家，打電話回去跟他媽說：我今天要在張郁祥家寫功課，住他家。

最後他說：「最重要的是，有資格練拳的人：零。」他想要讓那些人失去練拳的可能性，最好學校就此廢除拳擊社。他有一套拳擊理論，每次談到練拳的道理，他會用高深莫測的語氣說話，雙眼看向虛空。我知道那些拳擊經是他爸告訴他的，那個離婚後兩三年沒來看他，現在可能是計程車司機、建築工人，或是在夜市擺攤的爸爸。他從不提爸媽分開的過程，就好像他爸只是出遠門，偶爾見不到面。從小，孫浩偉就跟著他爸一起看拳擊比賽。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有一陣子他把自己當成幕之內，一天到晚把努力和成功之間的道理掛在嘴上，然後在走廊上揮舞他短小的拳頭，在操場上拼命伸出手掌抓住被風颳下來的落葉。有一次被我媽撞見，回家後她跟我說，可以和不同的小朋友玩，當然她是指功課好的小朋友。我很難跟她說明，我需要的不是一起辦家家酒的朋友，或是另外一個成績好，卻也沒有比我好的同學，我需要的是一個像孫浩偉這樣的人。

站在走廊上，他看著拳擊室透出的燈光，聽著飛蛾撲向日光燈的聲音，他離開教學大樓，走進大樓後方和學校圍牆間的小巷，在雜草叢生的小巷他低著頭尋找拳擊室對外的氣窗，在透出光亮的氣窗前，他緩慢地趴下，他聽見擂台圍繩來回晃動的聲音。喘息聲，拳擊室裡只有擂台上方的日光燈亮著。擂台之外的空間向四邊無盡延展，像充滿暗黑物質的外太空，看不見出口。覆蓋著污垢的窗子讓他一時不確定自己看見了什麼。

他貼近氣窗，看見筱芸學姊兩手緊抓著圍繩，平常總是綁成馬尾的長髮披散肩上，學姊的雙臂不止抖動，彷彿抵抗不住壓力將要被折斷的兩支免洗筷。學姊光溜溜的臀部被後方的男人抓著，男人緊貼在學姊的背上，他只看見男人頭上一片像太陽餅那般大的褐色頭皮貼著幾撮稀疏毛髮，他因為震驚而無法閃避視線。男人的灰色運動褲在腳邊聚成一團小山，旁邊有一頂眼熟的黑色鴨舌帽乾癟的躺在擂台上。學姊的頭無法抑制的上仰，她一開一闔的嘴巴，他說：就像你的小丑魚。當他回過神時，發現自己的嘴唇在顫抖，一股奇異的暖流從跨部湧了上來，

攀上頂點之前，他發現仰著頭的學姊正在看著他。對視的瞬間，他倆無動於衷。他發現學姊戴著透明的護齒牙套，闔不上的唇乾澀灰白，後方的男人抱著學姊的腰抬起頭，嘴裡喃喃不止，男人的表情看起來很詭異。「看起來就像這樣。」他抽出桌墊下的 3D 明信片，是表情會隨著角度變換的小丑。在瞬間的無表情裡，他才看清楚男人的臉孔。這會兒他才理解：鄭老師在上筱芸學姊。他跟蹣的翻牆離開校園，汽油桶被他遺忘在草叢裡。

「做那檔事為什麼叫『上』？我看叫『撞』還差不多。」他開始用拳擊手套碰撞水族箱，裡面的小丑魚被嚇個半死。

「所以她看到你了？」我拉過他的手套，避免我的小丑魚暴斃。

「我從來不知道鄭老師是禿頭。」他語氣淡漠，「他那麼高。」他看著我的水族箱，我拆下他的手套，他像發條故障的玩偶一動也不動，任人擺布。

鄭老師是國中部的體育老師，同時也是拳擊社的指導老師。鄭老師年近四十，身材高大、皮膚黝黑，總是帶著一頂鴨舌帽出現在操場、網球場、辦公室、拳擊室或是任何他可以耍帥的地方。女生都喜歡上他的體育課，因為就算躲在樹蔭下不打球，鄭老師也不會怎麼樣，他還會跟她們一起坐在旁邊聊天，看那些應該出來曬曬太陽的男生在球場上追著球跑。他總是用一派輕鬆的態度跟學生相處，跟男同學勾肩搭背，跟女同學嘻笑打鬧，然後他會爽朗地哈哈大笑，露出一排白齒。

拳擊社是國高中部一起上課的社團，因為校內只有一個拳擊專業的鄭老師，而且學校也不打算為沒有亮眼成績的社團聘請第二個教練。鄭老師十幾年前曾經是拳擊國手，職業生涯無法更突破，便隱退轉任體育老師，但顯然他對栽培下一個國手沒有興趣，以往我們學校的拳擊隊出去比賽從來沒贏過半個獎盃。因此，當彭筱芸在今年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中，參加高中女子拳擊錦標賽獲得亞軍時，校門口那塊碩大的 LED 字幕機上，這行字整整跑了三個月：賀！彭筱芸榮獲全國

中等學校高中女子拳擊比賽亞軍！聽說她投出幾份帶有厚厚推薦信的履歷之後，成功申請上國立的體育大學。體育界的明日之星！鄭老師會這麼說，然後再用誇張的語氣描述最後一回合的時候，已經搖搖晃晃的彭筱芸是如何以致勝一拳贏得亞軍。

浩偉用手指輕輕敲打我的水族箱，小丑魚無動於衷，他的手指關節發紅腫脹。「大家在做暖身操的時候，鄭老師把我叫到走廊上。」晃動的圍繩、太陽餅那般大的頭皮、一開一闔的嘴巴讓他無法集中注意力，像是我倆喜歡在游泳池裡說話那樣，他說鄭老師的聲音彷彿被包住，聲波緩慢而扭曲。抬頭望著鄭老師，他覺得那頂黑色鴨舌帽隨時會被掀起來，而他為此感到害怕。暖身操結束後，鄭老師宣布：「今天開始，孫浩偉上場對練，彭筱芸妳負責帶他。你們幾個當學長的，不要再把浩偉當小弟使喚，聽到了沒？」好言相勸之後積極實施賄賂，他從打雜小弟晉升為拳擊小種子，之後不必再幫學長扶著沙包，也不用在課後留下來打掃拳擊室了。筱芸學姊在擂台上戴起手靶，要他練習直拳。

「她一直用那種眼神看我。」他說。

「什麼眼神？」我問。

「看敵人的眼神。」

他維持出拳姿勢，以彼此能聽得到的音量，小聲對她說：「老師說你們在認真交往。」她沒有放下手靶，她說：「出拳，快點。」他用力給手靶一記直拳，學姊看著他，尖銳的，即使拳擊手套裡面的指關節腫脹難耐，他還是連續出拳，直到滿身大汗，雙手彷彿千斤重的磚頭，再也舉不起來。

「要記住，只有上身轉，腰要保持不動。」她說。

「是真的嗎？」

「就像老師說的那樣。」背對著他，學姊拉起圍繩，她是什麼表情、什麼眼神，他無法想像。那天之後，已經申請到大學的筱芸學姊，一直請假沒來學校上課，直到畢業。

他沉默下來，我想故事就說到這裡吧。「去看醫生吧？」我起身，把他用過的毛巾丟進廁所。他突然說：「我爸每次都說，拳擊手就是要堅持，要等。等到空隙出來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給對方一拳。」我不理他，開始尋找外套，因為他眉骨上的撕裂傷口不時滲血，這時間轉角的診所還開著。「下課的時候，我跟鄭老師說我有事要跟他說。」我停下動作看著他，我認得那個眼神，該死的偏執狂。

社課結束後，所有人陸續離開，只剩下兩個人的時候，不等浩偉開口，鄭老師便拍拍他的肩膀，說他剛剛有仔細看他的動作，很標準，再練一個禮拜，下禮拜就可以練別的動作了。看浩偉面無表情，鄭老師故作輕鬆地給他鼓勵：「小個兒，老師相信你可以的。」浩偉穿越圍繩，爬上擂台，擺出出拳姿勢。鄭老師靠在擂台邊，語氣輕鬆地說：「不錯、不錯，動作很標準。」接著，浩偉出拳，一記直拳，鄭老師耐著性子說：「不錯，小個兒。下來了，下次上課再練吧。」浩偉無動於衷，朝著空氣再來一記直拳。感覺到不對勁後，鄭老師說：「下課了，別鬧了。」說完他便轉身想離開拳擊室。浩偉放下雙手，對著鄭老師的背影說：「老師上來啊，老師不敢嗎？」

「你真的那樣說？」我放下手上的外套，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鄭老師停下腳步，用兩秒的時間壓下怒氣，他再度朝門口走去，並且把拳擊室的燈一一關上，他說：「快點下來，我要鎖門了。」擂台上的日光燈還亮著，浩偉說：「還是老師只敢上學姊？」鄭老師轉過身，表情僵硬。「小個兒，不好笑哦。」鄭老師大概理智上想把這個狀況「河蟹」掉，但是他的身體不聽使喚地朝著擂台走過去，轉眼間穿越圍繩來到孫浩偉面前。「你是不是對老師有什麼誤會？」鄭老師說。他保持著防守的姿勢，慢慢後退，恐懼感在擂台邊深不見底的黑暗裡



企圖扯他後腿，讓他投降。「媽的……我真的嚇一跳，我還以為有什麼東西從老師身體跑出來了……」他說。

兩人僵持了一分鐘，他開始感覺大腿和手臂的肌肉隱隱發痠，全身微微顫動，擂台之外的黑暗空間彷彿無盡蔓延，看不到出口。鄭老師似乎也察覺到浩偉的疲態，看著小個子渾身寒毛豎起，卻又不甘示弱，他開始覺得這個情況很有趣，於是他也擺出姿勢，開始往浩偉身上出拳，沒有使出全力，但拳拳早已打得浩偉東倒西歪，像是在耍弄一隻沒有長利爪的小老虎。過了兩分鐘，浩偉雖然氣喘吁吁，但還算直挺挺地站著，挑釁的目光不減。於是，鄭老師生氣了，怒火來到他的指關節，他握緊拳頭，加大力道朝浩偉打過去，浩偉五拳裡被打中三拳，本來不敢打頭的鄭老師也開始朝頭和臉打去，顧不得傷痕顯而易見，他決心要給這隻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老虎一些教訓。

隨著時間過去，體力的極限和意志力的潰散，兩個揮空的直拳和一個軟弱無力的勾拳。汗水打鹹雙眼，他朝著其中一個黑影出拳，揮空的上勾拳打到鄭老師黑色鴨舌帽的帽簷，它騰空落下，乾癟的躺在不遠處。就像拿起紅布在公牛面前揮舞，這個年輕鬥牛士徹底把他惹毛了，鄭老師開始加快速度，往浩偉的右臉猛攻，眉骨冒血、眼皮紅腫，浩偉已經看不清楚右前方，但他還是憑著意志力維持防守姿勢。他僅存的左眼緊盯著鄭老師微禿的頭頂，鄭老師感覺到他的視線。鄭老師徹底失去理智，他快速出一記直拳，魯莽伸直右臂時，右側失去防守，出現了空隙，浩偉向左閃過直拳，然後握緊左拳頭用力朝斜上方瞄準鄭老師的右肋骨出拳。用左拳重擊，是鄭老師始料未及的。鄭老師抱著肋骨跪了下來。

「一拳就倒地？」我懷疑。他說：「肝臟攻擊你不知道？幕之內的絕招你不知道？」為了避免他開始解釋《第一神拳》的情節，我勉強接受鄭老師一拳倒地的情況。

「後來呢？」我問。

「不知道耶，應該爬起來了吧。」他說。

「什麼意思？」我說。

「趁老師倒下去，我就跳下擂台逃走了。」他說。

「他如果爬起來，一定會殺了我。」他補充說明。

「然後呢？」我問。

「然後我就在這裡了。」他說，然後把已經不再純白的毛巾塞進另一個鼻孔裡。此刻我才醒悟，原來不是學長，而是鄭老師把他打得鼻青臉腫，而且現在，鄭老師可能還倒在學校地下拳擊室的擂台上。

「媽的，你跑來我家幹嘛？」我又站了起來。

「問你啊。」他說：「接下來怎麼辦？」

雖然這個情況很荒唐，但我還是開始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最讓我氣憤的是，這似曾相識的狀況是怎麼回事？孫浩偉闖禍之後跑來找我，鉅細靡遺地告訴我一些近乎冒險的精采故事，然後問我接下來要怎麼處理。有一次準備放學回家，他拉著我走到平常不走的後門，我問他怎麼回事，他開始跟我說他在家後面發現一隻剛死不久的小貓，他是如何把牠埋起來，又是如何發現附近有一群喜歡虐貓的高中生，然後他是如何去警局報案，所以現在他們正在校門口堵他，等著找他算帳。那一次我們繞了非常遠的路才回到家。

想了一會兒，我說：「如果不提學姊的部分，那就是，下課後，鄭老師親切的拍拍你的肩膀給你鼓勵，然後你就跑上擂台要跟他單挑，你挑釁他禿頭，所以你們就對幹了。聽起來事情發生的經過就是這樣。」他說：「嗯，他們一定會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說：「廢話，所以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當然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只是有時候真的很想聽他親口說出來，俗濫的一句為了正義也好，打他就是爽也好，不然我真的一肚子氣無處發洩。但他沉默，每次他都沉默，反正我也只是碰運氣問問看而已。

「那你就實話實說吧。」我說。

「他拍拍你的肩膀。」

「輕拍你的頭。」

「然後叫你小個兒。」

「所以呢？」他問。

「他摟你的肩膀，輕摸你的頭，然後叫你小個兒。」我說。

「聽起來很不舒服。」他說，然後陷入沉默。雖然我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但很多時候，我不懂到底值什麼讓他這麼做。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他說：「我爸說，以後練拳擊的話，絕對不能拿來欺負人。」我把房門鎖上，跟著他一起從陽台爬出去，再躡手躡腳的翻出我家後院，去那間開在轉角，晚上拼命敲鐵門會開的老字號診所，但得先被老得像酸梅的護士臭罵一頓。

隔天，孫浩偉帶著驗傷單到訓導處，看著他慘不忍睹的臉，訓導主任馬上就知道大事不妙。輔導老師、訓導主任、班導玲子還有校長，他們隱密的處理了這起師生鬥毆的事件，為了息事寧人，在不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前提下，鄭老師主動請辭離開學校，彭筱芸的名字沒有被任何人提起，她就這樣跳過火圈，安全下庄。而拳擊社因此暫停活動，形同廢社。意外的，讓孫浩偉當初火燒拳擊社的目的——一併達成了。

以上，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

數學老師一離開，玲子便放下手上的工作，朝我走過來。死白的燈管下，她細長的眉毛聳成一座山丘，臉上的妝掉了不少。玲子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打起來，雖然她已經聽過鄭老師和孫浩偉的回答，但她還是想再問一次，好像再問一次就會不一樣，大概是因為她跟鄭老師前一陣子才剛開始交往。我開始對老師交代那些我細密編織過的畫面：狀似親密的舉動，曖昧難解的針鋒相對，時而充滿敵意，時而互動親近。我自然的以遲疑、困擾的語氣說話，發出這樣充滿說服力的聲音

時，連我自己都感到訝異。我閉上嘴，發現她沒有在聽我說話，她的神情像是在聽一首間奏很長的歌，等待迷惑她已久的尾聲奏下，好結束這一切。我看見她下意識的吸了一口氣，卻含在嘴裡，沒有吐出來。也許直覺之類的東西已經在腦中被過濾掉，逐漸把種種疑問自行消化，開始接受這個事實，我猜大人都是善於適應的動物。

離開辦公室時，天已經黑了，我轉進教學大樓與圍牆間的小巷。不知道為什麼，在一切結束之前，我想看看拳擊室。小巷不如我想像中那麼狹窄，瘦小的兩個學生可以輕易擦肩而過，我卻想見孫浩偉磨擦著雙臂才得以通過這小巷。過了一個轉角，拳擊室的氣窗就在這個邊上。我以手機照亮整條路徑，黃土路上充滿小石塊，沒半根雜草。我彎著腰查看牆上的氣窗，心裡盤算著拳擊室的位置。過了管樂社、慈青社、熱音社，該是拳擊室了。我趴在地上，用光亮照著底下的三扇氣窗。第一扇氣窗看不見整個擂台，只看見擂台一角，關於台上發生的事情，大概看不清全貌；第二扇氣窗前裝了一台冷氣，沒被冷氣擋住的地方用黑色膠布貼了起來。我爬到第三扇氣窗前，左半邊的窗子被雜物給擋住，應該是置物櫃的上方又堆了紙箱，只能看見天花板與燈管。右半邊的窗子正對著拳擊室的門口，大約可以看見三分之一的擂台。我靠著牆面坐下，拍拍膝蓋上的塵土，正準備站起來的時候，看見前方不遠的圍牆邊，立著一個白色的汽油桶。

我拿起汽油桶，走出小巷。